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廿載繁華夢
第三十九回 情冷暖侍妾別周家 苦羈留馬娘憐弱女

話說尹家瑤遞照會到香港總督那裡，請封周庸祐在港的產業，港督因法律不合，要他先到臬司衙門控告，原是個照律新法。尹家瑤見無可如何，只得跑回省城裡，把情由對金督帥稟知一遍。這時屬員人等，都不大懂得法律的，都道香港政府包庇周庸祐產業。更有些捕風捉影之徒，說周庸祐在香港的產業，實有四五百萬之多，因此金督見拿不到周庸祐，又拿不到馬氏，也十分憤奴。

原來周庸祐的家當，平日都不過二百萬上下，只為海關庫書裡每年有十來萬銀子出息，所以得這一筆生路錢，也攪得一個大架子出來。旁人看的，就疑他有五七百萬的家當，誰知他除了省中產業，在香港的生理股票，約值十五六萬左右，屋業就是有限。其餘馬氏手上有三十萬上下，及各姨太太也各有體己私積五七萬不等，且自省中傳出有查抄的風聲，他早將各產業轉了名字，或按了銀兩，統通動彈不得。只那些官員哪裡得知，只道周庸祐有五七百萬身家，在省城僅抄得數十萬，就思疑他在港的產業有數百萬了。

當下金督帥憤怒不過，便務要拿獲周庸祐或馬氏，一面打聽周庸祐現在哪裡。這時周庸祐亦打聽金督帥如何舉動，是風頭火勢，仍躲在上海，約過了十數天，覺聲勢漸漸慢了，正擬潛回香港一遭，然後再商行止。忽見姪子周勉墀已到上海來，直到日樣盛，見了周庸祐，把被抄的情形說了一遍。周庸祐聽得，回想前情，不覺淒然下淚。周勉墀安慰了一會。庸祐道：「今正要回香港一轉，見見賢任的孀娘，再行打算。」周勉墀道：「上海耳目眾多，實不是久居之地，趁此時正好逃走。但不知往哪裡才好？」周庸祐道：「我前兒做參贊時，聽得私罪人犯實能提解回國的，除是未有通商之地可以棲身。這樣看來，推以走往暹羅為上著。」周勉墀道：「叔父說的很是。叔父若去，小姪陪行便是。」庸祐道：「這倒不必。此間通信不易，我有事欲與馬氏細說，以防書信泄漏風聲。不如賢任先回香港，對你的孀娘馬氏先說我的行蹤。明天就是船期，賢姪當得先行，我從後天的船期回去，賢姪替我約孀娘到船上相會便是。」周勉墀應允，越日就起程回港，按下慢表。

且說周庸祐已決然起程，那日就乘輪南下，船中無事可表。不一日已抵香港，也不敢登岸。馬氏早得周勉墀所說，就料到庸祐那日必到，即與勉墀到船相會，夫妻之間，見面時不免互相揮淚。勉墀從旁勸了一會，料他兩人必有密語相告，只得迴避出去。周庸祐勸馬氏道：「看人生世上，抵如一場春夢，還虧香港產業尚能保全，不至兒孫冷落，都是夫人之功。」馬氏道：「今香港地面料難棲身，放著全家數十萬口，不知從哪裡安置。試問你當時置了十多房侍妾，今日要來何用？」周庸祐半晌才答道：「當時十多名丫環，若早些把他們嫁去，豈不省事？」馬氏道：「這事我豈不知？只可惜你家門不好，那些丫環都被人說長說短，出盡多少年庚，且做媒的也引多少人來看，偏是訪查過就沒人承受。若不然，那有不把他們來嫁的道理？」周庸祐聽罷無語，隨又說道：「各房侍妾，盡有積存私己的銀兩首飾，不如弄個法子，取回他們的也好。」馬氏道：「你說得這般容易！九房自遷到灣仔居住，人人說他行為不端，有姓何的認作契兒，被人言三語四，我又沒牙箱，管他不住。七房居住坭街的屋子，鎮日只管病，前天正請了十來名尼姑拜神拜鬼，看來不是長命的。他們縱有私積，哪裡還肯拿出來？虧你在夢中，還當各房侍妾是個上貨，平日亂把錢財給過他們，今日他們哪裡還顧你呢？」周庸祐道：「前事也不必說了，我今要往暹羅，只是香港往暹羅的船隻全是經過汕頭的，那汕頭是廣東地方，我斷不能從這等船隻去，是以從這船先往顯加坡，然後轉往暹羅會罷。我前程你不必掛慮，待我到暹羅後，或者再尋生理，復見過一個花天錦地，也未可知。但我到暹羅後，即須匯幾千銀子，交我使用才是。」馬氏答允，周庸祐又囑咐些家事。

不多時，香港各親友也有到船相見的，所有平日交托在香港打點自己生意之人，都令周勉墀尋他到船相會。其中有念庸祐平時優待自己的，自然好言相慰，請他安心放洋，自己願竭力替他管理商業。其中有懷著歹意的，或因周庸祐有些股票，轉了自己名字，恨不得周庸祐早些離港，便說道：「我們知交已久，是萬金可托的，只管放心前去，待沒事回來，總一一二把賬目清算，交回閣下便是。」周庸祐也當所托得人，倒覺安樂。說罷，各人散去。馬氏在船上過了一夜，然後回家。次日，那船就起程望星加坡而來。

周庸祐自回港不敢登岸之後，各房侍妾都料周庸祐是斷不能回來，又因馬氏平日克待自己，說到周家事務，都是感情有限。那日，六姨太太春桂到澳門遊玩，先到中華酒店住下。偏是那酒店裡面還有一人，是從前與春桂認識的。春桂隨帶有六千銀子，先交到那酒店裡貯妥，即尋一間潔淨房子住下。這時有聽得是周庸祐的姨太太到了，又知他有六千銀子貯櫃，人人都到那中華酒店觀看。更有些風流子弟，當他是一個古井，志在兜結於他，希望淘得錢鈔。只是那酒店裡春桂既有認識的，哪裡還思想兜攬別人，弄得那些脂粉客來來往往。那春桂又故意賣弄，在房子裡梳光頭髮，穿著時款的衣服，打開房門子，各人看見他首飾插滿頭上，珍珠鑽石，光亮照人，那雙手上穿的金鐲子，數個不盡。正是面上羞花閉月，手中帶玉穿金，有財有色，從流俗眼裡看來，自然沒有不垂涎的。這時欲結識春桂的人，都到澳門中華酒店居住，弄得那酒店連房子也住滿了。那春桂住了十數天，除日中在房子裡吸大煙，就出外到銀牌館裡賭攤。那時攤館中有招待賭客的，見他有這般大交易，都到春桂寓房談攤路，講賭情，巴結巴結。那春桂又視錢財如糞土的，統計日中或輸擲一千八百，或花用些，更揮字到妓館邀妓女到來，弄洋煙，陪自己談天說地。不半月上下，那六千銀子早已用得乾淨。還喜港澳相隔不遠，立刻回香港，趕再帶些銀子到澳門再賭，好望贏回那六千銀子。不想賭來賭去，總賭那攤館不住，來往幾次，約有一月，已輸去一萬銀子有餘。

那日打算回港取銀子再賭，不料住在坭街的七姨太太因病重了，喚春桂前去。春桂暗忖，七姨太太私積盡有五七萬，他又沒有兒女，這番前去，他若不幸沒了，他所積的家當，或者落在自己手上，也未可料。想罷，便到坭街周宅。只見門外擺著紙人紙馬，並無數紙紮物件，又有幾個尼姑穿起繡衣，在門外敲磬唸經，看了料知因七姨太太有病，又是拜神拜鬼。只聽得旁人看的說道：「周某的身家陰消陽散，今日抄不盡的，還做這場功德，名是替七姨太太攘解，實則與尼姑分家財罷了。」忽又有一人說道：「老哥這話真是少見多怪，姓周的與尼姑分家財，也不是希奇的，前兒馬氏送與容傳的繡衣，約值萬金。就現在這幾個尼姑看來，內中一個繡衣上的鈕兒光閃閃的，可不是鑽石的麼？那幾顆鑽石，也值千金有餘，人人都知道是七姨太太送他的了。他名喚蘇傳，是那七姨太太的契妹子呢！」各人聽了，都伸出舌頭。

春桂聽得，也不敢作聲。即進屋子裡，見七姨太太睡在牀上，已沒點人色。春桂即問一聲好。七姨太太道：「我病了一月有餘，料不能再活了，今日還幸見你一面。」春桂道：「吉人自有天相，拜過神後，或得神靈庇佑，你抖抖精神罷。」七姨太太道：「自己家門不幸，我早看得，欲削髮修行去了。只聞得五姨太太妹自做了姑子之後，因這場抄家的災禍，他在省城還住不穩，他有信來，說已逃到南海白沙附近去了。他出家人還要逃避，可知我們縱然出家，也不能去得省城的，我因此未往。不幸又遇了一場病，便是死了也沒得可怨，隻身邊還有多少錢鈔，我若死後，你總打理我的事兒，所有留存的，就讓給你去。此後香燈，若得你打點，不枉作一場姊妹，我就泉下銘感了。」春桂聽罷，仍安慰一番。

是夜七姨太太竟然歿了，春桂承受他所有的私積。凡金銀珠寶頭面，不下二三萬金，都藏在一個箱子內。其餘銀兩，有現存的，自然先自取了，其付貯銀號的，都取了單據，並有七姨太太囑書，都先安置停妥，然後把七房喪事報知馬氏及各房知道。是時除馬氏之外，惟六房、七房、九房在港，後來續娶所謂通西文的姨太太，也隨著周庸祐身邊，其餘都在省城被官府留下了。因七房死後，各人都知道他私積遺下，紛紛到來視喪，實則覬覦這一份家當，只已交到春桂手上，卻無從索取。馬氏自恨從前太過小覷侍妾，故與各房絕無真正緣分，若不然，七姨太太臨死時自然要報告自己，這樣，他的遺資，自然落在自己手上。當此抄家之後，多得五七萬也好，今落在他人手裡去，已自悔不及了。想罷，只得回屋。

春桂便於七七四十九日，替七房做完喪事，又打過齋醮，統計不過花去一二千就當了事。事後攜自己丫環及七房的丫環，並所有私積，及七房遺下的資財，席捲而去。因自己有這般資財，防馬氏不肯放鬆自己，二來付周庸祐不知何日方能回來，何苦在家裡

做個望門生寡，因此去了。自後也不知春桂消息。其後有傳他跟了別人的，有傳他死了的，都不必細表。

且說周家兩家眷屬，被官府留住，已經數月，已是秋盡冬來，天時漸漸寒凍，一切被留人等，只隨身衣衫，雖曾經官吏給二三件粗布衣裳替換，轉眼已是冬來，各人瑟縮情形，不堪名狀。在馬氏那裡，別個也不大留心，只是自己一個女兒，還同被扣留在那裡，倒不免傷心。原來馬氏平日最疼愛女兒，所以弄壞女兒的性子。那嫁姓蔡的長女，每夜抽大煙，直到天明才睡。早膳他是不吃的，睡到下午三四點鐘時候才起來，即喚裁縫的到房裡，裁剪衣裳不等，便用些晚飯，隨就抽大煙，所以每天沒有空閒的。那嫁姓黃的次女，自隨夫到香港居住後，每一次赴省，必帶丫環三幾名，並體已僕婦及梳傭與侍役等，不下十人，都坐頭等輪船的位，故每赴省一次，單是船費一項，已用至百金。試想姓黃、姓蔡都是殷實人家，哪喜歡這等舉動？無奈他的性子早已弄壞，都由馬氏過於痛愛。這會想起未嫁的女兒同被扣留，馬氏如何不傷心！又因大變追求甚嚴，沒一個人敢去問候，因此馬氏思念女兒更加痛切，況又當寒冷時候，盡要尋些棉衣才使得。正想著，忽又接得由省送來一函，是三女許給人十兩銀子，才托他帶到的，都是因天冷求設法送衣裳進去之故，函內寫得十分悲苦。論起姓周的家屬被留，本無什麼苦楚，只是平日所處的高堂大廈，所用的文繡膏粱，堂上一呼，堂下百諾，一旦被困在一處，行動不得，想後思前，安得不苦呢？所以函內寫得苦楚，就是這個緣故。

當下馬氏看了那函，不覺下淚。這時越發著急，便使姪子周勉擲回省裡，挽人遞一張狀子，訴說被留的姓周家屬，因天時寒冷，求在被封的衣箱內檢些棉衣御冷。正是：

十年享盡繁華福，一旦偏罹凍餒憂。